



吴正贤，丰县人，散文作家，丰县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爱好文学，长期笔耕，创作出约40万字的小 说、散文、诗歌和其他文体作品，50多篇散文发表在《枌榆社》《文化丰县》《丰县报》，40多篇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反映丰县特色美食的散文在徐州市作家协会、徐州美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江苏城市绿碳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城市绿碳”杯“舌尖上的徐州”有奖征文大赛中获优秀奖。作者作品尤其散文多从熟悉的小生活小人物切入，情感朴实真挚，描写具体生动，语言灵活幽默，且立意构思注意历史现实结合基础上的时代呼唤，有着较鲜明的创作特色。

羊肉汤



这里的羊肉汤远近闻名。不管走进哪家羊肉汤馆，都是干净的招牌、干净的桌椅、干净的灶台和干净的老 板。大铁锅中的汤水被熊熊炭火紧紧拥抱着沸腾翻滚，羊肉、羊架、羊油和材料包隐约其间，一股羊肉特有膻香味蒸腾弥漫，引来一批又一批食客。

喝这里的羊肉汤最好在冬夏两季。当雪花纷纷，你在干净的木凳上坐下，老板娘笑容可掬端上一大碗热腾腾羊肉汤，薄薄肉片、雪白葱花、碧绿芫荽和红辣椒油依偎汤中，再放上些米醋，真是色味的绝配。

喝这羊肉汤，应是嘴搭碗沿，小口轻啜，味蕾便在香酸辣鲜中全部释放。此刻，再卷起一张烙馍，汤馍相伴入口，便觉五腑透热，雪花融化心头，寒意顿时云散了。每到冬天，尤其入了三九，羊肉汤馆常是客满，有时门前还排起长队，人们愿意在瑟瑟寒风中等待。冬天里我自然也来喝羊肉汤，如遇等得太久，便进去看看锅里翻滚，然后从人群里挤出来，也算喝了一回。

伏天喝羊肉汤能把湿寒气从骨髓里驱走，祛病强身。当一碗羊肉热汤端在了面前，几口下去汗珠成串，半碗进肚汗流浹背，便觉换骨脱胎一般。常有人专要包间，喝出感觉时齐声脱去上衣，脊背如水流浚洗，名曰“汤治”。之后，用老板娘送来的热毛巾擦拭穿戴一番方才离去。传说康熙帝重臣张玉书赴京赶考路过此地张土城，染伤寒多日服药无效。村人带他来县城北关喝羊肉汤竟病体痊愈，得以会试中进士及第，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诚然，这传说太过久远，但现在许多外地客人慕名前来千真万确，其中不乏吴依耿语小桥流水。刚开始，他们对这汤这喝法望而生畏，对那碗羊肉汤怯怯不敢张口，面前放着一大堆湿巾纸。然两次下来，比苏北人下羊肉汤馆还迫切呢！

这里羊肉汤源自明朝，烧制过程规范考究。李家、宋家和沙家等老店更是要求严格，羊须是大沙河山羊，那里水甘草肥，无任何污染，青青河滩游动着羊群，啃一会草，饮一阵水，肚子鼓起来后随一杆羊鞭悠闲在夕阳里，个个精气十足，毛色油亮，肉劲道紧实。集市买回后，专人宰杀，先将羊肉羊架在清水中浸泡个把小时，捞出放进冷水铁锅，烧开后去除血沫污物，放入姜、白芷等，继续大火烧煮，待肉熟至恰当程度捞出放凉，喝汤时大刀切片，与余好的粉丝一起放入碗中，加兑锅中滚沸汤水，再撒上葱花、芫荽，自放辣椒油和米醋。

单县羊肉汤历史久名气大，总觉材料味重了些；莱阳羊杂汤味道不错，但似乎太杂不大招看；新疆“盆盆菜”好吃也好喝，但要是将羊肉汤炖肉太多，要吃吃肉吧汤也不少，肚子饱了还没搞清是吃肉还是喝汤；武隆羊肉汤选肥壮黑山羊，黑羊黑碗，劲爆辛辣，一般人不敢享用。喝来喝去，还是更觉家乡羊肉汤就是羊肉汤，清爽鲜美，色味俱佳。

我对羊肉汤一直保持不减的热情和喜爱，过一段时间就要买两斤羊肉烧汤，奢侈时就到北关去。岂止是我，外地工作的老乡对羊肉汤更是情有独钟。他们在当地买羊肉烧汤，一咂嘴，不行。把老家羊肉、辣椒油带去，还没有那种味道和感觉。于是在雪花纷飞的寒冬或大汗淋漓的伏天专门赶回来，不惊扰，不进宾馆，不食大餐，悄无声息来到北关，推开干净的店门，来上一碗羊肉汤，慢慢享用。

刚上市蚕豆是厚厚裹着的春天，只想在这个时刻敞开袒露，给人说不尽的惊喜。刘姥姥再去荣府，背着自家地里种的那些留着尖儿的枣子、倭瓜并些野菜，让贾老太太她们十分高兴。刘姥姥最终那么多收获，该有这些野意儿的大功。我想如果能有点新鲜蚕豆捎着，自然会效果更好。

春夏之交，走了一个冬天的蚕豆荚鼓停了。人们知道是时候了，从棵棵上摘下，剥开，绿宝石一般，煮吃烧肉都好，集市上刚一露面就围上来一群。

老西关那个小集也就成个把小时。靠城近的老头老太们院子里地头上点的蚕豆，捏捏硬了，早起檐上半袋子背来城里想多换几个零花钱。

慈祥的老太面前铺开一块塑料布，一张微信码，半袋子蚕豆角倒在上面，新鲜又饱满，我们正巧赶上，只问了一句，就扫码全买了。五斤八两，妻子剥了近三斤绿宝石。我看了说，烧火，这就煮吃！

很简单，放盐和花椒，水开十多分钟，一股特别清香飘散在院子里。盛出一碗，我伸手一个扔嘴里，沙浓，清香，皮有质感，还是那个味道。

吃着想着就到了过去。我上小学时，填饱肚子就很不错，凡能吃的野意儿几乎都让人风卷残云了，想吃点不野的很难，其实也几乎没有别的，常挂嘴边的只有糖豆和蚕豆。糖豆是溜乡的货郎担卖，红黄绿都有，鱼眼睛大小，一分钱几个，装在袋里，不舍得吃完，要留几个馋人，我拿东西偷换过几次。可熟蚕豆光听说没见过没吃过，货郎担也没有。

有天下午，我在家案板上写字，写完百无聊赖，就用手抠铅笔橡皮玩。这时和集街上的表大爷来了，有名的赵瞎子，其实他一点不瞎，只是总眯缝着眼，看不到他眼珠，可他看

乘31路公交到终点站首溪客运总站，刚下车见一大片密密麻麻灰褐色麻雀忽地齐落在车后不远空地上，叽叽喳喳，又蹦又跳。

我很惊喜，很想站那多看一会，可它忽地又齐刷刷卷起，瞬间不见了踪影。我刚要转身离去，却又旋风般呼啸在地，蹦跳着，叽喳喳，多可爱的小精灵啊！

这带色的旋风与我久违了！我上一次见是在五十年前。冬日的农村，天空常见千百只麻雀汇聚成灰褐色旋风，扑在门前光秃秃的树上，像突然间长出了别样的叶子；刮进院子里，则有无数鞋钉似的小嘴在地上敲来敲去，麦茬带出的星点秕麦和喂鸡洒落的麸皮转眼被敲得干干净净，也有根本就是饥饿觅食，就是来给屋内慵懒闲聊的人们打个招呼，凑个热闹。一声有意无意的咳嗽就让它们忽地无影无踪，小院安静下来。

那年冬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我家院子、墙头和柴垛上盖满了雪，门口那几棵枣树变成上白下黑两种颜色。一大群麻雀在我家院外忽来又去，不知落哪里好。母亲拿起扫帚，一条半米宽小路在她脚下越来越长，直到门口东西大路。她又举起扫帚往枣树枝上拍打，雪扑突突落在头上身上，回到院里，连铲带扫，清出一大片空地来。我问这是干嘛，她呵着热气说：给小鸟虫腾个地。她不光想着人，还想着麻雀呢！果然，一大片麻雀不知从哪里忽地飞来，先落门外枣树上叽叽喳喳，又旋风般刮进院子，那片空地黑压压满了。我刚想抬手跺脚大吼，却被母亲一把按住，还用手堵住我的嘴。小麻雀很机灵，也很好看。有的低头觅食，有的抬头张望，有的蹦来跳去，还有的突然展翅却又折头飞回，滴溜溜眼睛看着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你若真的突然大叫或猛地扬手，它们便忽地一下都卷到树上，一会再旋风似的刮进院子里。

我对这小精灵极为好奇，想逮个看看，还想喂养它。我踩着板凳在屋檐下墙缝里摸了个孵出蛋壳不久的小麻雀，身上血红，嘴一圈黄白，肉嘟嘟的，吱吱地叫。老麻雀在我头顶上盘旋着，喳喳不停，声音哀伤。我想你老叫啥，我不会害它的！我玩了一会又把它放进窝里，有时也喂它长长毛再放它走。大麻雀是很不容易逮到的，但越不容易就越想。攥在手里是啥感觉呢，它有多可爱呢？我决计要逮个看看。我找出个筛子，细木撑起一边，绳子一头栓细木棒，另一头扯进屋里，

不见的眼珠很管用。他上过私塾，会背《论语》《大学》等，算盘打得也好，据说还通相术，都知道他有学问。见他旧灰布长褂裹着驼背，花白胡子垂出下巴，耷着与学问不太协调的竹篮，半篮熟蚕豆，灰绿色，几粒花椒散点在上面。他一眼就看见我田字格纸上的铅笔字，说写得 好，横平竖直，有劲，长大了会有出息，然后放下篮子又说描红啥的。那表扬和描红我听不下去，因为我早就看见了篮里的蚕豆，很想吃，可不好张口，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假装没看见低头咽口水。这咋能瞒过私塾表大爷锐利眼睛！他称盘轻轻伸进篮里，铲出一点，又晃了晃，几颗边沿上的落下，盘里还剩十个八个的。他让我伸出手来，我两手并拢半张着去接，他慢慢倒着，倒着，很条理地说：要坑水加盐和花椒泡透，烧开后再文火煮，闷它一会，好吃的，好吃的。既然蚕豆到了我手里，又没说吃了给钱，我就赶紧扔嘴一个，乖乖，咸香糯合，皮儿筋道，里面沙浓，香味满口满腮，真好吃，糖豆算什么！眨眼那几个蚕豆就

又见那带色的旋风



筛子下面撒一把秕麦。我藏在门后透过门缝看那麻雀，想等它进了筛子，猛地一拉绳，看你往哪里跑！几只麻雀从枣树上飞下，东张西望的。有几只在筛子外面蹦来跳去，或在筛子边沿极快地敲个秕麦又极快缩回，让你总不能扯那绳子。面对空空场地突然出来个那样的家伙，它不可能不怀疑这是人的阴谋诡计，还是小心为妙！但事情总不一律，到底还是有失去耐性禁不住诱惑者钻了进去，正高兴地敲着秕麦，我猛拉了绳子，筛子扑地落地，麻雀在里面扑愣愣起来。别看把它们圈住了，抓住却很难，机灵滑溜得很！只有等它东一头西一头扑腾累得不动了，才能逮住。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掉了好几根毛，攥它在手，不紧也不松，头从拇指和食指扣成的圆圈里出来，惊恐的眼睛滴溜着，身子不停抖动。我实在不忍，来不及细看，扬手让它飞向了天空。

有天下午，邻居王河的表大爷扛着杆杆火药枪来走亲戚，因与我父亲熟悉，就顺便到了我家串门。他把枪倚在墙上，板凳上坐下，嘴里含着半米长旱烟管，袍子一角耷拉在地，东一句西一句与我父亲扯起来。听说他枪法了得，一抬手就能把树梢上麻雀打下来。我怯怯地看着那杆杆托磨得发亮的土枪，不敢吭声，怕吭声就会哑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片麻雀欢叫着旋风般刮

没了。表大爷看着我，有些得意地问道：“好吃吧？”我赶紧点头。“买点？”我刷地脸红了，身上冰凉，用啥买？不知该咋回答。突然想起了货郎担能换糖豆，我对表大爷说：“我家有红芋片子，换半斤，便宜点？”表大爷看着我，笑了，大约觉得我算术不错，便有意问我上学喜欢国文还是喜欢算术，不知咋的，我脱口大声说出：“喜欢吃蚕豆！”表大爷顿时脸色沉郁，明显生气说：“这孩子！”摇摇头走了。我很失望，你走走走呗，还垮走竹篮！

从那以后，我总忘不了蚕豆，一写字就想，盼望着表大爷再生气，又挎着竹篮到我家来，可他从此再没来过。第二年五月初蚕豆熟了时，父亲说你表大爷死了。我很伤心，除了他一肚子学问，更有那好吃的煮蚕豆，都永远去了。读初一时，我把大门外那片足有半亩的空地刨起来，周围用树枝夹成篱笆，全部种了蚕豆。从发芽到豆荚鼓起硬实，不知去看过多少次。那天蚕豆刚摘下来，我就赶紧剥了半盆，按表大爷法泡煮，可总觉得味道与那竹篮里的不同，就以为他给我的不全，学问深的人都好留一手。不过也很满足，到底不用再盼望那竹篮了，想吃几颗就吃几颗。

几十年过去，那蚕豆味儿一直没忘，也忘不掉，就像初恋。其实忘不掉的还有，像苦苦菜、婆婆丁、荠菜、面条棵还有树上的槐花榆钱这些比蚕豆更野的东西，都是忘不掉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出现在春天里，更是伴着我们度过极为艰难的岁月，死了自己，活了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凡能融进情感和生命的东西即便再简单、再普通都让人忘却不掉。现在大鱼大肉腻了的人们对于这些只是所谓尝鲜，娇嗔着野意儿，我却不是。

进我家院子，蹦着，望着，敲着，一同往常。我目光不由自主地在那杆阴森森长枪和欢快的雀们之间跳转，心砰砰地响，突然见那正吸烟闲扯的长袍老头阴鸷的眼睛往外一瞥，悄然端起那杆长枪，枪口直指那片毫无觉察的麻雀，天哪！就在长袍的食指将要扣动扳机的刹那，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啊的一声大叫，那片黑压压麻雀刷的无影无踪了。天蓝蓝的，雪白白的，空气清新极了！那长袍老头阴沉着脸瞪我一眼，没说话，撩起长袍走了，可那可怕的眼神深深烙印在了我心里。我父亲骂我不懂事，但我却没有半点愧疚，欢快地跳着跑出了院子，追那团不知卷到何处的灰褐色旋风去了。

自此，我再没见过长枪和长袍！自此，我也再没见过那带色的旋风！我很怀念麻雀们！我离开乡村几十年，也就与它们告别了几十年。

在城市是不可能见那样阵势的麻雀的，它们天生不喜欢水泥森林和逼仄空间，它们需要在无边天空和广袤原野里潇洒浪漫。

在农林总调和千奇百怪的鸟儿中麻雀太过普通，只需一点饭食残渣和秕麦啥的就够了，或许只要给它新鲜空气就能展翅高翔！于是，我每次回老家都带有一种别样的目的，就是想看到离我远去的麻雀群，突见那带色的旋风，但多少次都没如愿，偶尔见到孤独的雀儿，在枝上飞来窜去，惊恐地望着路人。我问上了年纪的人还能看到那阵势的麻雀群吗，那带色的旋风刮哪里去了，都摇头说多年不见了。问原因，也多是摇头，或者叹气说：怕都是药死了，熏死了，小鸟虫也要好环境啊！

一次次睁大眼睛，一次次失望怅然。多年来，我心里再没有麻雀群了，再没有呼啸的带色旋风了！

谁想，就在这最不经意间，这团带色旋风呼啸在我面前，一如从前的样子，一如从前的阵势，给我一如从前的情感和震撼，让我呆在那里，很久，很久。

垂缕饮清露，流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写蝉小诗典雅清丽，形象逼真，托物寓意，流传了千年。



摸解拉猴

蝉的幼虫，苏北俗称解拉猴，在地下蛰伏三年，终得一日挣脱黑暗，慢慢爬上高树，吮吸晨露，极目四野，向着寥廓天空放开响亮嗓音。

每到六月，解拉猴就钻出地面，悄悄走向光明世界。过去的乡村，夜幕四围，人们“喝过汤”就去摸解拉猴。无边暗夜晃动着点点光火，多少眼睛在逡巡地面，多少只手摸向树身，盼着突然遇见那个小小蠕动着，那是视角和感觉猝不及防的美感享受，一下子蜜到了心头。小孩子摸到一个惊喜大叫：我摸到一个！到底是孩子，看大人们，不吭不声，摸过这棵急急走开，更多希冀在下一棵树上。就这样，你去了他来，一棵树不知被摸过多少遍，却还是

给后来的一个留下希望，然这希望到底捧在了谁的掌心，就看运气了，你和解拉猴就在那棵树那个点上遇见，别人却不能，这能与不能到底是什么？

深更半夜，人们把装着解拉猴的瓶罐往堂屋桌上一放，拨亮灯数点起来。然后冲洗干净，放进坛子用盐码好，摸的少就干脆塞进盐碗里。第二天家家锅屋滋滋声响，煎解拉猴的香气在院子里飘散开来，案板上就有了一盘扁酥的解拉猴。那个年代，一盘不花钱的煎解拉猴很有效地弥补吃不上肉的遗憾，实在能让全家人高兴半天，于是喝过汤家家都是一推碗就向村前屋后树下跑去。

小孩子摸解拉猴有些害怕，但还是汇入那时停时动点点光火里。大人们真真假假说：树下有长虫，会缠脚脖子，越缠越紧！我每次摸解拉猴脑子里就转悠长虫缠脚脖子，明显影响功效，没办法，胆小。一次正摸着，突被一藤蔓绊了下，倏地感觉又凉又滑，顿时头皮发麻，嚎叫起来，慌乱中在手的几个解拉猴扔了出去。周围点点光火急急往我这里跳脱，哪有长虫影子？我急忙哭着找扔掉的解拉猴，可半个都没有了，便暗骂是帮我拿藤蔓的王二趁机拾去放到了他的罐里。

情窦初开的男女最喜欢摸解拉猴，才不管什么长虫不长虫的，那口汤还没喝完就冠冕堂皇跑了出去，一摸就是多半夜，可总是男孩子拿不来几个解拉猴，说运气不好，大人理解，谁也保不准天天摸到。可到底怎样的实情？依然记得，那几个围着树身正仔细寻找的大男孩只要听见女孩笑声就急忙转身跑去。天知道最漂亮的翠玲天天提来一大罐子解拉猴是怎样摸的？

树们被反复梳篦，竟然还有漏网之猴！东方天际的鱼肚白鼓亮了天空，也鼓亮直至裂开树枝树枝上的解拉猴皮，不远处是嫩嫩的蝉，身体翅膀几乎全白，不会颜色就暗黑了，一声连一声叫起来。中午时分，蝉叫明显增多，树树都有，声声不断，在耳所能及的空间弥漫，你越想静它越叫得响，越想甜甜入梦它越聒噪得厉害。该吃的，咋没把你摸净呢！于是夜里就更加起劲地摸，但第二天依然蝉声一片，声声入耳。我终于知道，这解拉猴是摸不净的，它与人天然联系，它让你摸，带着一点有意的调皮，算是送你的欢喜，别因那点困顿就唉声叹气的，提醒你用别样的心情自然的呼唤，带着柔性的甜甜嗓音。它的顽强存在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必然。因了它，饭桌上多了美味，耳畔有了天籁；因了人，它的嗓音终于找到最好展示舞台和最忠实听众。这世间也就多了一式别样风景和美妙生命律动。

解拉猴一旦离开厚土，生命就换了另一种形式。褪下的壳，叫解拉猴皮，听说能卖钱，我高兴极了，摸罢解拉猴，还可以去投解拉猴皮，于是就拿着长杆到树下转悠，投下放进袋里存起来。放学后看饭还没盛到碗里，拿起长杆就走，十个八个的，越攒越多，天天挂在钩子称上称，都大半袋子了却还没有一斤。我背着去卖，手里竟也有了几块钱票子，不给爹娘要钱却能交上学费，还能买来本子铅笔，那种成就感后来很难找到了。

我离开农村到了县城工作。环境变了，离开有些苍凉的旷野和野性的树林，也就很少听见声声蝉叫，摸解拉猴投解拉猴皮便成遥远记忆。

那年骑车路过东关大桥，忽见那里有卖解拉猴的，很感惊奇，那桶里盆里蠕动着解拉猴们一下子让我想起过去，便停车蹲下拿起左看右看，突然想起藤蔓、盐罐子、长杆、钩子称和王二来。又过几天，那里越聚越多，竟有开车收的，六角钱一个，说是收购冷冻储存冬天上市很有赚头。解拉猴不菲身价和求大于供的市场催生出一个新产业——种解拉猴，把满是蝉卵的枝条巢中埋入地下，到时候遍地都是解拉猴了。现在每年夏天都有大量解拉猴上市，满桶满车解拉猴涌向集市和收购点，租地栽树种解拉猴亩收益可达六七千元甚至更多。望着解拉猴给人们带来盆满钵盈，我真不知是用头颅钻出地面的小小解拉猴力量巨大，还是市场最大限度挖掘了人的潜力？

同样对解拉猴，这摸和种虽为一字之差，但此解拉猴非彼解拉猴了。过去的解拉猴，三年蛰伏地下，吮足大自然精华，暗紫光亮，满载沧桑，一旦钻出黑暗，义无反顾向着高枝爬去，就为那华丽蜕变和得意嘹亮一声，如中途落入寻常百姓手中则光荣献身成为美味均为自然；而现时种解拉猴却是完全人工，广种丰收，嫩黄薄弱，绝无悠然爬树享用清露的体质和权力，还未睁眼看看这个缤纷世界，别说送你嘹亮一声了，就被等候的工人呼呼啦啦扫除一起，进入下一个早就设定的环节。个别漏网之猴幸运树上，却早已气喘吁吁，即便扯开喉咙也是细若游丝几近绝响。同样一盘解拉猴，无论怎样精心烹制，再也找不到旧时感觉。恍惚间，倒是清晰那暗夜星光火点点的无规则游动和在油灯下数点摸了多少的情景，满满诗意，格外亲切，让人怀念。